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八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許思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八

起甲子齊武帝永明二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盡丙子齊明帝建武三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

考異提要分注齊明帝作齊高宗魏孝文作魏高祖 凡十三年

甲子齊永明二年魏太和八年春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為司徒

子良齊主之子也少有清尚傾意賔客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為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

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為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蕭衍好籌畧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子良啟以范雲為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齊主嘆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狥一朝之宴逸

夏六月齊以茹法亮爲中書舍人

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吕文顯等爲之權傾朝廷餉遺歲數百萬法亮語人曰何須求外禄此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狥私所致齊主不能改

秋魏始班禄

魏舊制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所出至是始班俸禄而戶增調帛三疋穀二斛九斗以給之調外亦增二疋禄行之後贓滿一疋者死舊律枉法十疋義贓二十疋罪死至是義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秦益刺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首以贓

敗賜死餘守宰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賕賂殆絕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為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閭又表以為北狄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地開門造城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

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魏主優詔答之

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為中書監

初太祖臨終以晃屬齊主使處輦下近蕃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誡之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四十人至是晃自南徐州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主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齊主垂泣而罷然終不被親寵武陵王曄多才藝而疎悻亦無寵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

集覽 輦下近蕃輦轂之下謂京師也蕃謂蕃屏也捉刀捉執刀戟為儀仗之人貂抄肉非侍中中常侍之

冠以貂尾為飾抄平聲

畧拂過也拌與槃通

高麗王璉入貢于魏亦入貢于齊

時高麗方彊魏置諸國

使邸齊第一高麗次之

十一月齊以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

益州自晉以來皆以名將為刺史至是大度獠恃險驕恣刺史陳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夜襲斬之男女無少長皆死而劫帥韓武方亦聚黨為暴郡縣不能禁乃以鑑為刺史鑑至上明武方出降長史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無以勸善乃啟宥之於是蠻夷為寇者皆望風降附道路或云陳顯達不肯就徵而顯達使至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聞顯達已還

家出城矣鑑時年十四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集覽大庾獠獠竹紋反又音老西南夷謂之獠租賧租田賦也賧吐濫反夷人以財贖罪

齊增封豫章王嶷四千戶

宋元嘉之世諸王入齋閤得白服帬帽唯出太極四廟乃備朝服自後此制遂絶齊主於嶷友愛聽依元嘉故事嶷固辭唯車駕至其第乃白服烏帽侍宴至於器服制度動皆陳啟務從減省又嘗求解揚州以授竟陵王子良齊主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嶷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出入殿省見者肅然太祖嘗欲以為太子而嶷事齊主愈謹故友愛不衰 集覽帬帽皆燕居所服帬古裙字

乙丑齊永明三年魏太和九年春正月魏禁讖緯巫卜

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今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集覽 讖緯徐廣曰凡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讖纖也言其義纖微也緯有七緯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漢末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緯也後漢張衡以為讖書出於哀平之世虛偽之徒要世取資者所為梁武時許懋曰緯書曲說非正經之道讖委巷記檀弓注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

書法 自晉武書禁星氣讖緯至苻秦而書禁老莊圖讖於是復書魏禁讖緯巫卜皆綱目所予也終綱目書禁圖讖五詳晉丁亥年

齊復立國學

釋奠先師
用上公禮

書法 復立何嘗罷也於是喪三年矣綱目國學書復二唐代宗大歷元年

三月魏主封諸弟皆為王考異諸上漏其字

太府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始平王勰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魏主尤奇愛之後徙封為彭城王

書法 書著友愛也與書封諸舅皆為列侯者異矣故書主

夏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

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無專經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

儉撰次朝儀國典晉宋故事無不諳憶當朝理事斷決如流博議引證無能異者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應接無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秋七月魏以梁彌承為宕昌王

初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池魏仇池將穆亮以彌承為衆所附擊走吐谷渾立之而還

冬十月魏詔均田

魏初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彊徵歛於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饑民流田業多為豪右

所占奪雖棄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受田皆為世業終身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集覽 均田均平也本作均給天下人田露田杜佑通典注不栽樹者謂之露田三易之田禮地官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注不易之地歲歲可種是為上田一易之地兩歲一種是為中田再易之地三歲一種是為下田

書法王莽詔民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予族里綱目不書書不得賣買而已於是魏詔均田則書之予魏也書均田始此綱目書均田三是年隋開皇十二年大業五年

魏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梁益荆州軍事考異為字羡

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率衆拒之柔然遁去氐羌反詔以澄為梁州刺史澄至州討叛柔服氐羌皆平

唐富陽民唐寓之作亂

初太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黃籍齊主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日得數巧外監呂文度啟上籍被却者謫戍緣淮十年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邪術惑衆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文度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權勢尤盛王儉常曰我雖有大位權寄

豈及茹公耶集覽曰黄籍籍簿書也編户之文以黄表之故曰黄籍猶今之青册巧外監官名也

正誤限日得數巧外監呂文度啟令按巧字屬上文為句通鑑本文云限人一日得數巧巧謂姦偽言每人一日限其接得姦偽數事也外監官名屬中領軍而親任過之綱目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謨亦其證也

柔然部真可汗死子伏名敦可汗豆崘立

丙寅齊永明四年魏太和十年春正月朔魏主朝會始服衮冕

書法魏世禮樂之事綱目於具始每詳書之予之也

○齊討唐㝢之平之

唐寓之攻陷錢塘東陽殺太守齊發禁兵擊斬之乘勝縱掠軍還軍主陳天福坐棄市天福齊主寵將也既伏誅内外震肅遣使慰勞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

武都王楊後起卒種人集始立考異立當作嗣考證當去楊姓立當作代之

○魏置三長定民戶籍

魏無鄰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内秘書令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八十一子不從役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三長内迭養食之詔百官議中書令鄭羲等皆以為不可太尉丕曰

此法若行公私有益但方秋校比民必勞怨請至冬遣使於事為宜沖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及今行之令得其利則差易矣太后從之民始皆愁若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十餘倍上下安之

集覽 復一夫復芳目反除也除免其一夫徭役若不因調為句調去聲謂宜因校戶而定其課調時民屬下句謂當時之民也

正誤 若不因調時今按時字當屬上文為句謂秋成徵收課調之時也

三月柔然遣使如魏

三月柔然遣使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可汗自將討之追至西漠魏僕射穆亮請乘虛擊之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乎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柰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夏四月魏制五等公服

朱衣玉珮大小組綬

秋九月魏作明堂辟雍○魏改中書學為國子學○魏分置州郡

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

丁卯齊永明五年魏太和十一年

魏春正月魏定樂章

凡非雅者除之

齊南陽降魏

齊荒人桓天生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以寇齊境齊遣將軍陳顯達討之集覽荒人注見漢安帝永寧元年荒外

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

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情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徙青徐望族於代其人多允婚媾流離饑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至是卒年九十八贈司空謚曰文賻襚甚厚魏初以來存亡蒙賚皆莫及也集

覽賵禭公羊傳隱元年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
禭何休學云此春秋制也賵猶覆也賻猶助也皆
助生送死之禮禭猶遺也是助死之禮知生者
賵賻知死者贈禭賵撫鳳反賻音附禭音遂

二月齊敗魏師取舞陽

桓天生引魏兵至泚陽陳顯達遣戴僧靜等與戰於
深橋大破之天生退保泚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齊
以顯達為雍州刺　集覽泚陽南陽國邑泚水出馬泚
史進據舞陽城　音七舞陽潁川郡邑舞水出
馬故城在許州　一統志云泚陽漢之縣名屬南
葉縣東十里　質實陽郡以縣在泚水之陽故名後
魏置東荊州西魏改淮州隋初改顯州後改淮安郡
唐初復為顯州尋廢州以縣屬泌州又改泌州為唐
州治泚陽縣天寶初改淮安郡乾元初復為唐州五
代梁改泌州徙治泌陽後唐復為唐州晉又改泌州

漢仍復舊宋屬京西南路元屬南陽府至本朝除州爲縣改屬南陽府舞陽漢之縣名屬南陽郡以縣居舞水之陽得名東漢屬潁川郡魏置舞陽郡後仍爲縣晉屬襄城後改北舞縣隋屬潁川郡唐貞觀中屬許州尋廢開元中復置仍曰舞陽五代宋金並依舊元初省入葉縣後復置至本朝因之改屬南陽府

夏五月魏詔宗戚有服者復勿事

魏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復勿事注見漢高帝五年緦麻服其制三月其服用十五升布爲之布八十縷爲一升十五升布極細熟布也又注見晉哀帝興寧元年無所與與

讀曰預不干預賦役也

魏大旱秋七月詔有司賑貸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民死濟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豐稔積年於今成俗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旅僕隷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之短褐故今耕者日少田有荒蕪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農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濟州租粟纔可給俸畧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帛增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於是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造籍以分去留所過給糧所至三長贍養之

集覽 袨服袨熒絹反好衣也多積積子智反儲蓄也下寄積宿積同三長鄰長里長黨長也去年初置

八月柔然侵魏魏人擊敗之高車阿伏至羅自立為王

柔然伏古敦可汗殘暴部衆離心八月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破之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古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自立為王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伏古敦擊之屢為所敗乃引衆東徙

九月魏出宮人罷末作

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又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民欲造者任之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皁隷逮于六鎮邊戍畿內孤寡貧癃有差後又出宮人以賜北鎮

人貧無

妻者

書法　魏主以方富之年而有此詔於是過人遠矣終綱目書出宮人九詳漢成帝綏和二年

發明　拓跋氏自有中原以來胡俗未改至是魏主賢明故其政事施設皆有可觀如班禄均田作辟雍定樂章詔賑貸出宮人罷末作等事皆南朝之所無者綱目特書屢書不一書而止豈以其出於夷狄之故而遂掩其美哉予之宜也

冬十二月魏以高祐為西兖州刺史質實　一統志云西兖州後魏所置治定陶縣後周改為曹州隋改為濟陰郡唐復為曹州五代晉改威信軍周改彰信軍宋為興仁府金復為曹州元仍舊至本朝因之屬兖州府

魏主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祐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集覽 宋均立德均字叔庠漢明帝時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均曰虎為民害咎在殘吏當務退姦貪廢後虎皆東遊渡江卓茂行化茂字子康漢光武時為河南密縣令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境

質實 一統志云宋均南陽安衆人好經書通詩禮漢永平中累官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均至皆東遊渡江而去遷東海相徵拜尚書令軌義不境出為河内太守政化大行卓茂南陽宛人新莽時以儒術舉遷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光

武即位徵為太傅封褒德侯

戊辰 齊永明六年 魏太和十二年

春正月魏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夏四月魏侵齊據隔城齊擊破之

桓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齊遣將軍曹虎督諸軍討之將軍朱公恩將兵蹹伏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來戰虎奮擊大破之拔隔城斬其太守天生棄城走

集覽 蹹伏蹹與踏同謂蹹蹊伏兵也左傳宣十二年軍行前茅慮無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旛見騎賊舉絳幡舉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

正誤 蹹伏今按蹹猶今言踏勘蹤迹謂蹤跡隱伏也

書法 嘗書伐齊矣此其書侵何齊既易世故從其恒辭罰不及嗣綱目之厚也

齊侵魏攻沘陽魏擊却之

魏築城於醴陽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沘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鋭未可與爭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夜開門掩擊顯達乃還

冬十月齊始讀時令於太極殿○齊詔糴買穀帛

齊主以中外穀帛甚賤用右丞李珪議出上庫及諸州錢糴買之

齊吳興饑

西陵戍主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牛埭稅格日可增倍乞與領攝一年格外

可長四百許萬事下會稽行事顧憲之議以為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況吳興㵼饑民流衆散舊格尚減將何以加而元懿不仁幸災榷利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為公賈怨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愚人以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齊主納之而止

集覽西陵今越州蕭山縣西十二里西興渡是吳越武肅王以西陵非吉語改名西興與杭州浙江亭對境牛埭稅格以土築壩截河障水曰埭埭兩岸樹轉軸凡船欲過埭須以絙繫船尾用人推軸絞絙引前跨之或以牛繞軸轉之名曰牛埭蓋征稅之所舊有程格唐上元中較江淮堰埭商賈牽船過處準斛斗斜錢謂之埭格

質實一統志云西陵即西興渡也在紹興府蕭山縣西一十二里五代時錢鏐以西陵非吉語乃改名西興與杭州府浙江亭對境

魏主訪羣臣言事考異

提要訪作詔

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秘書丞李彪上封事曰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嘗謂羣臣曰朕始學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幾不遑温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又損國體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年登則常積歲凶則

直給數年之中穀精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又宜於江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隨能序之以廣聖朝均新異之義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厚恩至於冕懼相連同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不許者慰免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耻又朝臣遭喪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祀陪燕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非有軍旅之警皆宜聽其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國之吉慶無所預焉魏主集覽嘉納

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有水旱而民不困

左傳閔二年晉里克曰太子奉冢嗣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注冢大也號曰冢子言

具大異於諸子也露板以木簡爲書不封之謂之露板漢李雲露布上書即此

己巳齊永明七年魏太和十三年

春正月魏主祀南郊始備大駕。齊以王晏爲吏部尚書

初齊主爲鎮西長史主簿王晏以傾諂見親及爲太子晏爲中庶子以齊王得罪於太祖遂稱疾自疎及即位以爲丹陽尹意任如舊朝夕進見議論政事至是出爲江州刺史晏不願出復留爲吏部尚書

書法 齊世書爲吏部尚書者二何戰王晏而傾諂如晏者居一焉官方之失人宜矣

夏五月齊中書監南昌公王儉卒

儉卒禮官欲諡爲文獻王晏與儉不平啟齊主曰此諡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

乃謚文憲徐湛之孫孝嗣為御史中丞風儀端簡儉嘗薦以自代至是徵為五兵尚書

魏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有罪免死奪爵

魏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皆坐贓當死馮太后及魏主引見王公令曰卿等以為當存親以毀令耶當滅親以明法耶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詔曰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且楨事母孝謹聞於中外並特免死奪爵禁錮初魏主聞楨貪暴遣中散閭文祖察之文祖受賂為之隱事覺亦抵罪太后謂羣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中散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

秋八月魏遣使如齊

魏主使羣臣議久與齊絶今欲通使何如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其直在彼今復遣使不亦可乎魏主從之

冬十二月齊遣使如魏○齊以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斅為都官尚書

長沙王晃屬張緒用吳興聞人邕緒不許晃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容表有士風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斅謝瀹可自詣之僧真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主

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也
𣪺湛之弟淪朏之弟也　集覽　閶人邑閶人復姓也　風俗通曰少正卯魯之閶人也其後遂以閶人為氏身家爾雅朕余躬身也注今人亦自呼為身

書法　自曹魏書置州中正是後未有書者於是始書張緒嘉稱職也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庚午齊永明八年魏太和十四年　魏春正月齊人歸魏隔城之俘

發明　魏主議通齊使其臣能將順其美齊亦遣使報之今齊又歸其俘于魏庶幾繼好息兵以為生民之幸故綱目皆書而予之也

秋七月齊以蕭緬為雍州刺史

緬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民畏而愛之　集覽　得劫皆赦遣　胡致堂曰賊者不

仁而害人者也刼尤甚焉刼而可赦則竊盜不伏而治矣得刼而治非失於嚴縱刼使自新不足為惠矣

齊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罪伏誅

子響有勇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以牛酒犒之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司馬習恭穆等密以啟聞子響怒執寅等殺之齊主欲遣戴僧靜討之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僧靜不敢奉敕齊主不答而心善之乃遣衛尉胡諧之將軍尹畧中書舍人茹法亮帥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敕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軍副張欣泰曰今諧之行勝既無名負誠可恥彼凶狡相聚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遣使

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耶尹畧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灑泣具酒饌餉臺軍畧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執其使子響怒遣兵西渡與臺軍戰而自與百餘人操萬鈞弩從江隄上射之臺軍大敗畧死諧之逃去齊主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乘舴艋至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使早為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縊殺之久之齊主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齊主思子響因嗚咽流涕頗責法亮順之慙懼而卒初方鎮皆啟子響為逆兗州刺史垣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齊主以為知言臺軍焚燒江陵府舍皆盡齊主以樂藹為荊州治中藹繕廨舍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荊部稱之

書法　既敗臺軍矣不書反何子嚮之反尹畧迫之也綱目原情故止書有罪

九月魏太后馮氏殂

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於是王公表請時定兆域既葬公除詔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太尉丕等進曰臣等老朽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願抑至情奉行舊典魏主曰祖宗精專武畧未脩文教朕今仰禀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乃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日之間言及即吉得無傷於禮乎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此金冊遺旨也魏主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

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袞龍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豈不深可恨耶閭曰杜預論古天子無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是以臣等敢有請耳魏主曰金册之旨羣公之請所以然者慮廢政事故耳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如預之論蓋亦誣矣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顧陛下察之魏主曰朕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魏主曰先朝恒以有司行事朕蒙慈訓始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薦饗恐乖冥旨且平時公卿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何耶李彪曰今雖治安然江南

未賓漠北不臣臣等猶懷不虞之累且魏主曰魯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以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居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傾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釀惡於北具行吉禮魏主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能行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乃號慟而入羣臣亦哭而出初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於己減寒閉之絕食三日欲廢之而立咸陽王禧東陽王丕僕射穆泰尚書李沖固諫乃止魏主初無憾意唯深德丕等又有宦者譖魏主於太后太后杖之數十魏主默然受之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集覽卒哭

之禮授服之變記檀弓篇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祭以吉為成蓋漸成吉禮也司馬公曰小祥易練服大夫首去經負板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大祥易禫服丈夫黲紗幞頭黲布衫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青皁為衣履禫事後方服金珠紅綉漢文之制漢文帝遺詔短喪以日易月春秋烝嘗記王制篇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不虞之虞左傳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注虞度也不虞猶言不意魯公帶經從戎記曾子問篇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晉侯墨衰敗敵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伐鄭晉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遂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以墨染衰而加絰越紼記王制篇喪三年不祭唯

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注不敢以卑廢尊

越猶躐也紼輴車索也喋喋注見漢文帝三年

書法太后前書弒其主矣此其恒辭書何何譏魏

朝之無大臣也太后之罪大矣主幼不知大

臣其不知乎生不能正死而絕之可也而魏主且

致孝焉甚魏主之至性有過人者知古禮之當復

而不知大倫之不可忘則朝無大臣故也故書謁

陵書祥禫書還祔辭繁而不殺綱目之意微矣然

則何以無貶辭復古禮是也何貶

焉獨用非所用綱目所以深惜之

冬十月齊以伏登之為交州刺史

交州刺史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長

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法乘聞之大怒繫登之

於獄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

執法乘因之啟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登之為刺

齊議鑄錢不果行

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奉朝請孔覬上言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三吳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謂錢為無用之器務欲數多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夫民之趣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為非而陷之於死也漢鑄輕錢巧偽者多及鑄五銖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治不精於是盜鑄紛紛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

衷寧重無輕自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自鑄四銖又不禁民翦鑿為禍既博鍾弊于今豈不悲哉自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所失歲多士農工商各喪其業愚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小者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言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齊主從之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集覽 悝口回反周郭漢書注周郭錢之形制也衷衷與中通去聲記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

正誤 不衷今按史漢折衷等字多音去聲其貴與中同義當音平聲此言與其不得輕重之中則寧重而無輕又後云未衷謂未為得中也只如字讀有何不可凡此等字世儒有過求者不從可

也

齊免前却籍戍邊者

齊自校籍讁戍百姓怨望至是乃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讁役者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

高車遣使如魏

辛未 齊永明九年魏太和十五年

春正月魏主始聽政

書法 太后崩也

○齊太廟加薦羮味別祀于清溪故宅

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臛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葅羮昭皇后茗糊炙魚皆所嗜也

齊主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於清溪故宅用家人禮司馬公曰昔屈到嗜芰屈建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況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乎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集覽臛音却肉羹無菜曰臛肉膾古外反細切曰膾菹羹菹臻魚反以米粒和酢以漬菜也茗糊茗晚茶也糊音憒粽也炙魚炙音蔗猶熘也屈到嗜芰屈建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屈居勿反春秋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平並其後也屈蕩生屈到屈到生屈建世為莫敖之官芰菱屬屈到素嗜此味國語屈到有疾召宗老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不可曰夫子不欲以私欲干國之典也記郊特牲曰敢用褻味而貴多品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相去聲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左傳僖三十一年衛遷于

帝丘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尸之尸主也古者立尸以主神詩曰誰其尸之箋云主設羮之事

正誤

尸之今按尸主也謂主其祭也

書法

書薦執味祀故宅譏非古也

發明

加薦執味降祀別室皆非禮也司馬公論之當矣書之著其陋爾

二月齊遣使如魏

散騎常侍裴昭明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曰弔有常禮以朱衣入凶庭可乎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輙易往還數四魏主命著作郎成淹與之言昭明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何今

日而見逼耶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庇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厠其間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非耶昭明淹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對曰吊服唯主人裁之然違本朝之命必獲罪返矣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幍給之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 集覽 竣七倫反

三月魏主謁永固陵 一統志云永固陵在大同府城北五十里方山之巔

魏主謁陵踰月設薦於太和廟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

魏自正月不雨至于夏四月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何宜遽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

魏遣使如齊

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聘于齊齊為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朝臣雖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從之彪凡六奉使齊主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瑯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魏作明堂太廟。五月魏主更定律令親決疑獄

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沖議定輕重潤色辭旨然後書之沖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魏

主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

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秋七月魏定廟祧之制

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武而廟號太祖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於義未允今尊烈祖為太祖以世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

八月魏正祀典

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栢樹設五帝座而祠之又有探策之祭魏主皆以為非禮罷之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詔曰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約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准若一依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

理不可施行皆秘書監薛謂等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以為如何游明根等請如謂說從之魏舊制宗廟四時之祭皆用中節至是詔用孟月擇日而祭舊制每歲祀天於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蹋壇明日戎服登壇祀畢又遶壇謂之遶天至是亦罷之

集覽 探策之祭晉裴楷傳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案魏探策之祭即此朝日夕月國語秦朝朝日秋夕夕月柳宗元論云夕之名者朝拜之偶也漢武帝元鼎五年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羣書考索曰夫因郊社而祀之非正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為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以朔月一日始蘇曰朔以朏書名誥曰丙午朏注朏芳尾反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

九月魏主祥祭于廟冬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魏主禫

祭遂祀圜丘明堂饗羣臣還神主于新廟考異 提要無姚主二字

有司上言求卜祥者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前一日夜宿于廟帥羣臣哭已易服縞冠革帶黑履侍臣易服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繩履侍臣去幘易帢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月謁永固陵毀瘠尤甚司空穆亮諫曰王者為天地所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十一月禫祭始服袞冕易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冬至祀圜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樂縣而不作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集覽

卜祥日記喪大記曰朞而小祥再朞而大祥文公家禮曰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為小祥二十五月為大祥古者卜日而祭今小祥止用初忌日以從簡易也大祥亦止用第二忌日祭黑介幘拜陵之服也白絹單衣單衣即中單也炙轂子曰古者燕朝之服有中單漢高與項羽交戰汗透中單因改汗汗衫也又青紗單衣注見十年縞冠素紕記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縞素也紕緣邊也讀如埤益之埤已祥祭而服之猶未純吉也深衣古聖人之法服也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而後為之其制詳見禮記深衣篇末衷衷什仲反當也譚祭禫徒感反除服祭名鄭玄曰澹澹然平安之意文公家禮曰大祥後中月而禫中間也與大祥間一月也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發明 春秋之法書之詞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哀姜預弒二君故於其入也書納幣書

至齊書會叔書逆女書姜氏入書宗婦用幣於其出也書孫于邾書薨于夷書齊人以歸書喪至自齊書葬哀姜皆所以起臣子之心因事而求其義者也魏馮氏褻瀆宮闈親行大逆魏之諸臣俛首事之魏主制於其手不能明其父之禍故綱目詳而書之蓋自魏太安二年書立馮氏為后天安元年書太后稱制至承明元年書其弒逆遂復臨朝自是政事一出於其手又至去秋書馮氏殂今春書魏主始聽政既而三書謁永固陵一書祥祭一書禫祭及遷神主之類魏朝母后之禮前此無是也後此亦無是也非惟魏國雖歷代亦無之書之詳詞之複所以深嗟魏人不能明鴆毒之禍憾魏主薄於其父而厚於其父之讎爾抑嘗因是考之魏孝文以辛亥歲受位於其父時方五歲已有至性遂至悲泣代親之感又五年而顯祖遇鴆于時孝文固已十閱歲矣聰明岐嶷必非前日之比侍

疾嘗藥之事既無所聞則是魏主所不知乃父晏駕之由畧不能推究一二況今馮氏既殞烏可置而不問而魏主則拳拳哀毀以致孝於祖后是固綱目之所深貶者也或謂魏人前世不能盡禮至孝文始能行之故特書于冊是又不然使綱目止述行禮之事胡不附載于分注之下而特書於綱目之上哉因一事則起一義使後人詳而考之然後知其中有大美惡正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為萬世之戒也觀者其毋以常事視之常詞讀之則得矣

魏正官品考牧守○十二月高麗王璉卒

璉壽百餘歲魏主為之制素委貌布深衣舉哀於東郊策謚曰康孫雲嗣立　集覽委貌冠名也制長七寸高四寸師古曰委曲有貌也記郊特牲篇注或謂委貌為玄冠

魏主始迎春于東郊。魏置樂官

初魏世祖克統萬及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具役樂工浸盡音制多亡至是始命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乃詔置樂官命中書監高閭參定

集覽雅樂器服堂上之樂有玉磬琴瑟堂下之樂有柷敔鼗鼓晉鼓鎛鍾特鍾編鍾編磬笙竽塤篪簫篪篴管隋雅是謂雅樂之器今時俗寡得而聞唯琴瑟篴管形制僅存而笙與篴又流入胡部獨琴得用於於士君子焉其服未詳也

齊律書成

初晉張裴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

吏得為兹齊王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刪定郎王植集定奏之詔公卿參議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不能一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孔稚珪以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寃魂猶結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胥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國子有欲讀者策試擢用庶幾士流勸慕詔從之事竟不行

魏以咸陽王禧為司州牧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州民三千人詣闕言禧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乃以禧為司州牧

集覽　利建雖古未必今宜利建謂宜利建立諸侯也易屯卦利建侯伊川傳曰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須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胡氏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治天下

終苟道也先王善教良法豈有古今之間哉經野由君理非下請謂經野之事由從而上於理臣下不得奏請也周禮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胡氏曰當下酌民言之公而從違之今一無所問直以下不得請而拒之非矣

魏以宦者符承祖為悖義將軍封佞濁子

初魏太后寵任宦者符承祖官至侍中賜以不死之詔太后殂承祖坐贓應死魏主原之削職禁錮除悖義將軍封佞濁子月餘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

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内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主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

書法　承祖坐贓應死削爵禁錮則已矣加以惡稱而將軍之而子之果何謂哉東都不義侯之繼也故從恒辭而書以譏之

發明　悖義豈可為將軍佞濁豈可爵五等方之光武封子密為不義侯彼猶受其殺彭寵之降固非一區區宦者之比若其有罪則誅之可也何必立為如是之名哉書之于冊蓋譏之也

魏封李安祖等四人為侯考異　封字下漏爵字

李惠之誅也思皇后之昆弟皆死惠從弟鳳亦坐他事死子安祖等四人逃匿遇赦乃出既而魏主訪舅

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既而詔曰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時人皆以為魏主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高閭嘗以為言不聽

壬齊永明十年魏太和十六年

春魏主始祀明堂

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自是每朔行之集覽登靈臺以觀雲物物色也詩靈臺篇注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青陽左个明堂四面旁室曰个左右為个以其介於太廟左右也記月令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注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在太寢東堂北偏

魏定行次為水德

魏主命群臣議行次高閭議以為帝王莫不以中原為正統不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亡魏乃稱制且魏得姓出於軒轅臣愚以為宜為土德李元等以為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于和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而拓跋受命昔秦併天下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為火德況劉石苻氏地褊世促豈可捨晉而為土耶穆亮等皆附其議乃詔為水德祖申臘辰

集覽　劉石苻晉時劉元海據離石國號漢石勒據襄國國號後趙苻堅據長安國號秦祖申臘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墓日為臘魏水德王水生於申墓在辰故以申祖辰臘又祖臘注見新莽始建國三年

書法 五德之運秦始倡行之綱目嘗一書矣於是始復書魏皆水德也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魏主興文治以變其俗固可嘉尚至於必定五德之運則亦過矣書非美之亦譏之耳

魏罷祖課。魏詔疏屬異姓王公遞降一等

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衆詔自非烈祖之冑餘王皆降為公公降為侯而品如舊唯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丹陽王劉昶封齊郡公號宋王

魏主初朝日于東郊

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

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考異 提要禹下有及字

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寗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令
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改諡曰文聖尼
父親行
拜祭

質實　一統志云廣寗漢之縣名屬上谷郡晉
改屬廣寗郡後魏郡廢北齊置北燕郡
隋廢郡以其地屬涿郡唐初改嬀州遼改儒州金廢
州以縣屬德興府元屬奉聖州後陞龍慶州　本朝
因之直
隸京師

夏四月魏班新律○齊大司馬太傅豫章王嶷卒考異
提要無大司
馬太傅五字
嶷性仁謹廉儉不爭財賄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資評
直三千餘萬杖主局數十而已疾篤遺令諸子曰才
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
陵侮也及卒第庫無見錢敕月給錢百萬諡曰文獻

書法　宗臣具官卒自齊王攸後無聞焉晉武帝太康四年於是復見賢蕤也

齊以竟陵王子良為揚州刺史○秋七月吐谷渾遣子入朝于魏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不至而脩洮陽泥和二戍置兵馬魏遣兵伐之拔二戍及馮后之喪使人告哀伏連籌拜命又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魏主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於是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

集覽　吐谷渾注見晉武帝建武元年　質實　一統志云洮陽古地名秦漢以來為諸戎之地晉魏時為吐谷渾所據後周置洮陽郡尋立洮州隋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置臨洮郡唐復為洮州治美相貞觀

中徙治臨潭開元中改臨州後復舊又改臨洮郡唐末陷于吐蕃號臨洮城宋復舊仍置洮州仍仍舊元隷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至本朝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隷陜西都司

魏遣使如齊

魏散騎常侍宋弁聘于齊及還魏主問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没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八月魏敗柔然于大磧柔然殺伏名敦可汗考異提要作柔然殺其可汗伏名敦○魏主養老于明堂

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而遣之至是親

養老於明堂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集覽　玄冠記玉藻篇玄冠委貌也青紗單衣單與禪通晉丹前漢江充衣紗縠禪衣顏師古曰禪衣若今之服服中單後公孫述為馬援製都布單衣人白絹單衣注見去年肅拜詩話云直身肅容而微下手且乞言猶記內則篇曰有乞言注有讀曰又又從而求善言也國老庶老記王制篇疏云國老卿大夫士之老者庶老庶人在官之老者唐禮樂志所司奏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

九月魏主謁永固陵

魏主以太后再朞哭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

冬齊遣使如魏

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

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集覽　諱惡之義公羊傳隱十年春秋錄內而畧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內大惡諱小惡書僖十七年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

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魏南陽公鄭羲卒

羲嘗為西兖州刺史在州貪鄙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以羲雖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可謚文靈

癸酉 齊永明十一年魏太和十七年春正月齊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崔慧景為豫州刺史

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初齊主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而劉昶亦數訴於魏主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恥魏主乃於淮泗間大積馬芻齊主聞之以慧景為豫州刺史集

覽麈尾蝇拂是王謝家物麈似鹿而大尾可為拂而揮蝇陸佃曰於文主鹿為麈羣相隨之皆視麈尾所轉而行古之談者揮焉良為是也東晉王導王衍謝尚謝安諸人嘗捉玉柄麈尾而談故曰是王謝家物

齊太子長懋卒

齊主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内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上宮而莫敢以聞者及卒齊主乃見其服玩大怒敕皆毀除太子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二月魏主始耕籍田○齊雍州刺史王奐有罪伏誅

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誣其構扇山蠻殺之齊主大怒遣中書舍人吕文顯曹道剛收奐敕鎮西司馬曹

虎會之與子彪素凶服與不能制輒發州兵閉門拒守與門生鄭羽叩頭啟與乞迎臺使與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中正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戰兵敗走歸司馬黄瑶起寧蠻長史裴叔業起兵攻與斬之執彪及弟爽弼并誅之彪弟肅獨得脫犇魏

夏四月齊主立其孫昭業為太孫考異主其二字𦂳據提要立太子皆有主其字定本綱目並削去

東宮文武悉起為太孫官屬

書法終綱目書立太孫三晉檝唐重照皆不終者也惟照業立一年而已

五月魏主親録囚徒

魏主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自先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

書法　前書親決疑獄於是復書親録囚徒魏主可謂能恤刑矣

秋七月魏主立其子恂為太子考異　主其二字義據提要立太子皆有主其字定本綱目並削去

書法　子恂生嘗書矣立為太子則斥書魏主何恂於是生十一年性不好學立之三載至欲違父逃叛據恒朔其惡如是所由來者漸矣綱目立書主主殺書魏主皆不詳也終綱目立太子斥書主者四　詳宋丙申年皆譏也

魏詔大舉伐齊考異　魏上漏圖子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命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魏主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耶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耶魏主還宮召澄屏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於是戒嚴齊主聞之亦發揚徐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

書法 前書侵齊矣此復書伐何魏詔云耳非事實也綱目因而錄之以著其譎焉

書昔盤庚遷都其民傲上從康相與咨嗟胥怨
明盤庚方且登進厥民咸造勿褻在王庭敷其
心腹腎腸播告之餘不匿厥指諄諄然告之諭之
若家人父子之相唯諾遂至不變一法不戮一民
莫不心悅誠服以從其上然後奠厥攸居迄成中
興之業蓋服民以勢不若服民以理故也今魏主
欲遷都不廣謀於衆乃率然決意行之故綱目
書詔大舉伐齊而分注載其欲以脅衆之語於下
夫遷都大事自當詢謀僉同烏可但脅之以威此
魏氏遷洛之後所以屢形八叛人心不服不再傳
而遂微者也嗚呼觀綱目所載拓跋遷都之事而
參之盤庚三篇之訓然後知古先哲王舉大事決
大疑其廣謀從衆不强民以
勢者豈後世所能及哉噫

齊主賾殂太孫昭業立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蕭鸞為

尚書令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槌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大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齊主有北伐之志數上書獎勸因人習騎射及聞有魏師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朔將軍使典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傖楚數百人會齊主不豫詔子良甲仗入侍太孫間日參承齊主亟亟蹔絕太孫未入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會太孫來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其仗不得進頃之齊主復蘇問太孫所在召入以朝事委僕射西昌侯鸞而殂融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矣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

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鸞性儉素居官名嚴能世祖重之遺詔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齊主昭業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之以子良居中書省使郎將潘敞領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稱遺詔以鸞為尚書令子良為太傅蠲逋調省御府池田邸冶減關市征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及是恩信兩行衆皆悅之

集覽　鄧禹笑人鄧禹佐光武中興封梁侯時年二十有四今王融自歎年將三十不能如鄧禹故云然朱雀桁開謂時暫撤開之以通舟過也朱雀桁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喧湫不得進史炤釋文曰湫本作啾音即由反謂喧譁啾唧也愚謂史注未允竊啾唧乃小兒聲安能阻人之行兼諸本俱是此湫字當音子

了反訓隘也謂因枅開而行人壅塞以致語聲喧囂道路湫隘不可前進也左傳昭三年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不可以居注湫子小反又在酒反八騶騶廐御也左傳使訓羣騶知禮注騶哄唱聲板融板注見漢靈帝建寧元年逋調逋欠也調賦稅也顔師古曰欠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逋

書法　於是稱遺詔蠲租調減關市數事不書何削之也曷為削之昭業不欲予良輔政矯稱遺詔以為太傅因復假此求信於人以是為非情也故削之

魏山陽公尉元卒

謚曰

景桓

魏主發平城

魏主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陵王羽留守羽曰太尉宜專節度臣止可為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汝無辭也

齊中書郎王融有罪伏誅

齊主昭業性辯慧美容止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卧起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節之昭業密就富人求錢夜開後閤淫宴諸營署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為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疾居喪憂容毀顇裁還私室即歡

笑酣飲常令女巫禱祀速求天位世祖有疾與何妃書作一大喜字而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世祖不知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孝祖大歛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諸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融求援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賜死時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難可輕襲衣裾太學生魏準為融所賞常勸融立子良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為膽破而勉由是知名

集覽 營署句絕軍壘曰營官舍曰署難可輕襲衣裾史炤釋文曰襲此祭反帛也

正誤 難可輕襲衣裾按韻書襲敗衣也此襲字從衣當與敝通言不可輕壞其身也以衣裾言者謂曳而從之也襲雖或與幣通謂為輕帛衣裾無義

九月魏主追尊其父為文皇帝

廟號世祖

魏主至洛陽罷兵

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將斬之魏主遇欲赦之休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可特赦之既而謂司馬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軍中肅然

司馬公曰人主之於其國譬如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黈纊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廢疾者

宜養當命有司均之境內今獨免於所過則所遺者多矣況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哉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至并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迹魏主嘉之襲教民多立銘道側虛稱其美魏主怒降襲號二等九月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臣等敢以死請魏主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慇勤泣諫魏主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等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沖曰願陛

下暫還代都俟經營畢功然後臨之魏王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王其勉之人使將軍單于烈鎮平城

集覽 黈纊塞耳黈他口反黃色也纊新綿也以黃綿為九用組懸之於冕當兩耳旁古者黈纊充耳所以塞聰示不外聽也前旒蔽明旒垂玉也陸佃云王五冕旒皆十二不如是不為蔽明其諸臣之旒數雖不同然垂皆過目此真所謂革初魏主將遷都命王諶筮之遇革卦今故云然

書法 前書大舉伐齊此書至洛陽罷兵因而錄之所以著譎也古之遷都不若是之敗矣

魏關中亂討平之

北地民支酉聚衆數千起安於長安北遣使告齊梁州刺史陰智伯智伯遣兵數千應之秦雍七州民皆

響震衆至十萬各守堡壁以待齊救魏河南王幹及穆亮與戰皆不利酉等進向長安盧淵薛胤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淵唯誅首惡餘悉不問獲酉斬之

冬十月魏營洛都

魏主徵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設壇於滑臺城東以告行廟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魏主喜曰向非任城事不成矣

魏以王肅為輔國將軍

王肅見魏主於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間或屏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皆肅所定

齊益州刺史劉悛坐贓禁錮

初悛罷廣司二州傾貲以獻世祖家無留儲任益州作金浴盆餘物稱是及齊主即位以悛所獻減少怒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終身

集覽 禁錮禁止錮塞其仕進之路而不得敘用也

書法 悛以進奉減少獲罪書坐贓何追罪悛也上供有常數而悛刺三州皆傾貲以媚世祖及是不繼嗣主怒之綱目書曰坐贓所以為刺下奉上之戒也其旨深矣

甲戌齊主昭業隆昌元昭文延興元高宗明帝鸞建武元魏太和十八年

春正月齊以隨王子隆為撫軍將軍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温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

雖有美名具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伏司馬埴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為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魏主南巡祭比干墓

質實 一統志云比干墓在衛輝府城北一十里即武王所封者有石題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後魏孝文帝南巡親幸弔祭刻文墓上

魏主過比干墓祭以太牢自為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

書法 書嘉魏也綱目書祭臣六未有祭往世之賢者比干墓書祭一書封一皆予之也[illegible]

九年

齊蕭鸞殺直閤將軍周奉叔

齊主昭業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有司相語曰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龍駒常居含章殿南面書物左右侍直與齊主不異齊主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世祖聚錢及金帛不可勝紀未朞歲用垂盡西昌侯鸞數諫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衛尉蕭諶征南諮議蕭坦之皆祖父舊人甚親信之何后亦淫佚與左右楊珉通齊主恣之齋閤夜開無復分別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救之坦之固請齊主不得已而許之鸞又啟誅徐龍駒齊主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諶坦之見齊主狂縱日甚恐禍及己乃更勸鸞廢立陰為耳目齊主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鸞忌之使二人說齊主出奉叔為外援以為青州刺史將之鎮稱

敕召入殿殺之齊主為南郡王時杜文謙為侍讀至是常說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若容報奉叔使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為我用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殺之集覽綦毋複姓綦音渠毋音無都伯猶漢都侯也漢左右都侯各一人主劍戟士及天子有所收考

魏以韓顯宗為中書侍郎

顯宗上書曰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蠶麥方急何以堪命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宜加裁損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加遵從為之制度端廣衢路通利溝渠陛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闈闥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至

於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又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魏主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言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何假冒秀孝之名哉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於時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皁隸矣議者或云世無奇才不若取以門望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名遂廢宰相耶但當較其寸長銖重者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為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又昔周公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春秋之義邑有宗廟曰都況代京陵廟所託王業所基而可

同之郡國乎謂宜建鐵置尹一如故事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創基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居治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閒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皁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習歌舞或講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故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況今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僑置郡縣仍而不改名實雜亂宜皆釐革小者幷合大者分置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須賫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主善之

集覽 昃晏昃而食昃日光也昃日西也書無逸篇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思慮政事

也垂拱垂衣拱手無為而天下治記玉藻篇疏云垂拱沓手也身俯手沓下垂也司契老子和太怨章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林希逸云左契如今之合同文字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有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三后之胄降於皁隸皁隸卑賤人也左傳昭三十二年三后之姓於今為庶是也周居洛邑猶存宗周宗周鎬京也鎬京有先周之宗社故曰宗周周之初武王居鎬成王始營洛邑後犬戎攻宗周殺幽王平王東遷洛邑而猶不廢宗周

三月魏主還平城

魏主至平城使羣臣更諭遷都利害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魏主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尚書于果曰先帝以來久居於此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

當訊之卜筮魏主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蓍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黄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始都東木根山昭成更營盛樂道武遷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為獨不得遷乎羣臣乃不敢言

夏四月魏罷西郊祭天

書法 祭天南郊古也魏世用西至有蹋壇遶天之稱不經甚矣辛未雖正祀典西郊自若也及是罷之故書

○竟陵王子良以憂卒考異 提要竟上有齊字良下無以憂二字按無統事冠以

國當加
齊字
司馬公曰王融乘危徼幸謀易嗣君故以子良之賢王素守忠慎而不免憂死其所以然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

書法竟上缺
齊字

五月朔日食○魏遣使如齊

魏遣散騎常侍王清石聘於齊清石世仕江南魏主謂曰卿勿以南人自嫌彼有知識欲見則見欲言則言凡使人以和為貴勿迭相矜夸見於辭色失將命之體也

秋七月魏以宋王劉昶都督吳越楚諸軍事鎮彭城

魏以宋王劉昶為大將軍鎮彭城以王肅為府長史昶不能撫接義故卒無成功

魏安定王休卒

自卒至殯魏主三臨其第葬日送之出郊乃慟哭而返

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考異 提要漏封字

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齊主昭業所親使直殿省與謀誅鸞胤不敢當依違諫說齊主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勑用事不復關咨於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陽尹徐孝嗣皆從之驃騎錄事樂豫謂孝嗣曰

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不能從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聞道剛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懼從之鸞使諶先入遇道剛及朱隆之皆殺之鸞引兵入雲龍門齊主聞變猶為手勅呼蕭諶低而諶引兵入閤齊主拔劍自刺不入輿接而出行至西弄弒之輿屍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諸嬖幸皆伏誅以太后令追廢昭業為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瀹方與客碁聞變竟局還卧竟不問外事大匠虞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朝臣被召入宮國子祭酒江斆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為腹心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散甲士鸞

亦不之罪也新安王即位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郡公

集覽人笑褚公　褚淵袁粲蕭道成俱事宋順帝道成廢順帝故粲欲誅道成而謀之淵淵乃以告道成道成遂殺粲故民爲之謠曰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絝袴戎服也正義曰急裝也

正誤　西弄　今按丁度集韻弄巷也亦作衖今人謂小巷及過道屋爲弄疑即江左相傳之語也

發明　昭業繼統大政悉出於鸞雖云狂暴然未嘗殺害朝臣如宋子業之比鸞有異志幸其昏虐而斃之是時鸞苟自取則亦已矣又立昭文而輔之然後盡殺高武子孫而自立遂至再行弒逆其惡愈肆其祚愈促綱目詳而書之亦足見世道之愈降矣

齊以始安王遥光爲南郡太守

遥光鸞兄子也鸞有異志遥光贊成之鸞欲樹置親黨故用為南郡守而不之官

九月魏主考績黜陟百官

初魏主詔三載考績即行黜陟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親與公卿論之上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守本任於是親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未嘗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録尚書事陵王羽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而令僕左右丞不能相導罷黜削禄有差任城王澄以神志驕傲解少保尚書于果以不勤事削禄餘皆面數其過而行之又謂陸叡曰人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然今知書者甚衆顧學與不學耳朕脩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如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耳

質實一統志云任城晉之縣名屬高平郡劉宋屬濟北郡元魏屬濟州隋復屬濟北郡唐宋俱屬濟州金徙濟州治此至本朝初屬濟寧州後省入州故城在兗州府濟寧州東

齊宣城公鸞殺鄱陽王鏘等七人

宣城公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畜不臣之志鄱陽王鏘每詣鸞鸞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意猶豫命駕將入復還與母别日暮不成行典籤告之鸞遣兵殺鏘及子隆謝粲等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二王死欲起兵謂防閤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則為義鬼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

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鸞鸞遣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瑤之說子懋曰還都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衆情稍沮參軍于琳之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將隨之拔白刃入齋子琳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障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僕實豫謀死不恨願大斂畢退就鼎鑊玄邈義之白鸞免死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將軍王廣之襲

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斬之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荆州刺史臨海王昭秀行事何昌㝢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何容即以相付耶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鸞以孔琇之行郢州事使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銶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裴叔業進向湘州欲殺南平王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典籤叱左右斬之遂殺銳又殺銶及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集覽 請鬱林之罪蕭鸞廢齊主為鬱林王今子懋欲誅鸞故云請罪田横客笑人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田横齊之壯士

冬十月齊宣城公鸞自為太傅揚州牧進爵為王

宣城公鸞謀纂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

吏部尚書謝瀹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司馬公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賤安享榮禄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

○鸞雖專政人情未服自以髀有赤誌以示王洪範而謂之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

齊宣城王鸞殺衡陽王鈞等四人

桂陽王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稱爲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鸞還謂左右曰向録公見接慇懃不已而面有慙色欲殺我也是夕遇害江夏王鋒有才行鸞嘗與之言遥光才力可委鋒曰遥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鸞失色及殺諸王鋒遺鸞書誚責之鸞深憚之使廉祠官於太廟夜遣兵收之鋒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遣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

果時鎮瑯琊有守兵竊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今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莫不折節奉之於是威行州郡大為姦利武陵王曅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曅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瑯琊欲暫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永明巴東之亂世祖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杯漿亦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及鸞誅諸王皆令

典籤殺之無能拒者孔稚珪聞之流涕曰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鸞亦深知其弊乃詔自今諸州有事密以奏聞勿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蕭子顯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閣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用左右為主將動息皆應關啟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總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矣 集覽 錄公時鸞錄尚書事故錄稱為錄公因仰之仰首而飲酖永明巴東之風在武帝永明八年

魏主發平城

魏以太尉東陽王丕為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魏主親告於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遂發平城

齊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

齊主昭文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鸞而後行至是鸞以皇太后令廢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則為大司馬陳顯達為太尉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齊主鸞欲引參佐命使王晏喻之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齊禁牧守薦獻

詔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上悉加禁斷

魏禁蠻毋得侵掠齊境

詔曰緣邊之蠻多掠南土父子乖離家室分絕朕方蕩一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德哉可禁

蠻民勿有侵暴

書法特筆也魏主可謂能蒐育矣

十一月齊以始安王遥光為揚州刺史聞喜公遥欣為荆州刺史。齊立子寶卷為太子考異提要作齊主立其子。魏主至洛陽。魏主置牧場于河陽

魏主敕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

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蕃及集覽乃遺詩正光以後皆為寇盜所掠無孑遺矣靡有孑遺注孑然貭實一統志云統萬赫連夏之城名在朔方郡北黑水之南後魏廢為統萬鎮孤獨貌

唐省入夏州本朝改夏州為寧夏衛屬陝西道

齊主鸞弒海陵王

鸞詐稱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

魏賜郢州刺史韋珍穀帛

珍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内孤貧者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

書法　常賜不書書賜珍何予珍也終綱目書賜穀二毛義等韋珍書賜帛四韓福韋珍令狐熙于志寧皆予之也惟賜韓福為譏辭

十二月魏禁胡服

魏主欲變易舊風詔禁民胡服國人不悅散騎常侍劉芳黄門侍郎郭祚皆以文學見親禮大臣貴戚皆不平帝使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

魏主自將伐齊

魏主以齊主自立謀大舉伐之會邊將言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乃分遣諸將出兵應接以尚書盧淵督襄陽前鋒淵辭不許淵曰恐曹虎為周魴耳魏主欲自將伐齊引公卿入議鎮南將軍李沖曰臣等

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爲內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魏主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嚮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使不再來詐可知也今新遷之民扶老攜幼居無一椽之室食無甔石之儲冬月垂盡東作將起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且諸軍已進待平樊沔然後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上下疲勞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務亮及諸公卿皆以爲宜行澄謂亮曰公輩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爲此語面背不同豈大臣之義乎沖曰任城可謂忠於社稷然魏主竟不從遂發洛陽集覽周魴三國詔諸將所獲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吳鄱陽太守也魴詐以郡降魏魏揚州牧曹休率騎應之遂爲吳所敗質任注見三國漢後主延熙十二

年飢石之儲饑或作擔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家無擔石

書法嘗書侵齊矣此其復書伐何惡鸞也鸞於是弑二君且自立矣予魏以伐所以深惡齊也

乙亥齊建武二年魏太和十九年春二月魏主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考異攻下漏齊字

齊遣將軍王廣之蕭坦之沈文季督諸軍以拒魏魏徐州刺史拓跋衍攻鍾離齊徐州刺史蕭惠休拒守間出襲擊破之魏大將軍劉昶將軍王肅攻義陽齊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昶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參軍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固志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二月魏主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遣使呼城中人齊豫州刺史豐城公遥昌使參軍

崔慶遠出問師故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
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
義何以不立近親而自取之乎慶遠曰霍光亦捨近
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
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耳安可比光且若
然者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亦為貪天下乎魏主大
笑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
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
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
敢進黃門侍郎蕭衍請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
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遂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
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
欲南臨江會司徒馮誕卒乃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
而還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
書問之閭表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
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

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為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南土鬱蒸夏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兵從外舉聖王所難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主從之齊人據渚邀斷歸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

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擒擒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減擒引精騎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擒擒之兄也時魏使者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餉以蒸豆昶懼食之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陵乎乃黜爲民

集覽 高與 殿丁練反左傳哀十一年孟之側後入以爲殿又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後殿蘇武漢武帝時奉使匈奴一十九年不辱君命

質實 一統志云蘇武山在汝寧府信陽縣西南七里又名尉隱山

書法 獻國相數以罪多矣不書於是特書忌鸞也前書伐此書罪綱目之誅亂賊嚴矣

發明 南北交攻非一未嘗有問罪之師今蕭鸞弑立魏主借是舉兵既而攻城不克始數其罪

而還綱目揭而書之不獨見魏主不遂窮兵之美亦所以彰齊主有萊可名之實

魏太師馮熙卒

熙卒于平城平陽公丕不樂南遷與陸叡表請魏主還臨熙葬帝曰開闢以來安有天子遠奔舅喪者乎今經始洛邑豈宜妄相誘引陷君不義付法官貶之仍迎熙柩葬洛陽

夏四月魏圍齊南鄭不克而還

魏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擊漢中許之齊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壹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趨遂圍南鄭懿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齊軍繼至將士

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綏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遣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梁將士毋得侵梁遠近悅附爭供租運城中恟懼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遣使與懿別懿以為詐英去二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反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氐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懿衍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俟克城則遣之李沖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西師出後氐胡叛逆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兵懸擬山外脆攻不克徒動民情連結胡夷事或難測輒依旨敕下刺史待克鄭城

然後差遣然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境之外狐據犀賊之中敵攻不可救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馬腹也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不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但恐終以資敵也魏主從之

集覽

南鄭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後拒即後殿斜谷注見漢成帝元延三年襃斜仇池注見晉惠帝元康六年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左傳宣十五年文注言非所擊赭城赭通作堵堵水東入蔡河縣在水北故名赭陽屬南陽漢哀改赭陽為順陽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新野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跬步管子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

質實

一統志云仇池後魏之郡名梁改為南秦州西魏改為成州隋改為漢陽郡唐復改為成州天寶初改同谷郡五代梁改汶州唐復為成州宋因之

寶慶初陞同慶府元仍為成州以附郭同谷縣及天水縣省入至本朝改州為縣仍屬鞏昌府赭城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東漢為順陽縣西魏置方城縣及襄邑郡隋初廢郡以縣屬淯州唐初於此置北澧州貞觀中改魯州尋罷州以縣屬唐州宋仍舊金始置裕州治方城元屬南陽府至本朝以方城縣省入改屬南陽府新野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晉為義陽郡治後改義陽為新陽郡治棘陽縣西魏改郡曰黃岡及改棘陽為百寧縣後周以南棘陽縣省入隋仍為新野本屬鄧州唐省入穰縣五代宋金俱為新野鎮元復置縣屬鄧州至本朝

因之改屬南陽府

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

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修其墓更

建碑銘將如碻磝命謁者僕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河泝流還洛淹諫以河流悍猛非萬乘所宜乘魏主曰我以平城無漕運之路故京邑民貧今遷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河流之險故朕有此行所以開百姓之心也

集覽 碻磝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書法 魏主嘗書進至魯郡祠孔子矣於是復書如魯城祠孔子焉如者何專辭也終綱目書祠孔子五魏居其二詳漢高帝十二年而入一書進至一書如皆予其專之辭也

發明 魏主於是乎可謂知所尊尚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時有升降道無汙隆豈必有求於人主哉人主尊師重道所以表示天下使皆知所師法此固風化之本是時異端方熾時君惟知篤意浮屠崇尚黃老而魏孝文乃獨知有吾道是烏可以拓跋氏待之書如魯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

魏主於吳乎可謂知所尊尚者矣

魏攻齊赭陽齊擊敗之

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圍守百餘日諸將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齊遣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欲退佐獨逆戰而敗歷生追擊大破之魏主降封鸞為定襄縣王削戶五百佐削官爵徙瀛州

集覽　右衛率注見晉惠帝元康元年左衛率

五月魏廣川王諧卒

諧卒魏主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魏晉以來王公之喪哭於東堂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大功再臨小功緦麻一臨罷東堂之哭廣川王於朕大功也將大斂素服深衣往哭之

集覽　三臨臨去

聲喪哭也顔師古曰衆哭曰臨期亂期通作朞謂周年之服為也

魏主至洛陽○魏減冗官之禄

書法　凡書減俸譏也冗官而減之宜矣終綱目書減俸五詳漢桓帝延熹四年惟此非譏辭

○六月魏禁胡語求遺書法度量

魏主欲變北俗謂羣臣曰卿等欲朕遠紹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魏主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魏主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魏主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魏主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於是下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違者免官又詔求遺書祕閣所無而有益於時用者加

以優賞又詔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

書法 胡服胡語魏故俗也文帝一變魏於是彬彬矣求遺書自漢成河平三年一書之至是五百餘年然後復見書嘉之也

發明 魏本胡人而能改其胡俗後世乃有中國之人胡語胡服若欲效其武勇者可謂不知愧恥之甚矣綱目前書魏禁胡服此書魏禁胡語皆予之之詞也嗚呼用夏變夷臣於魏文見之

齊殺其領軍蕭諶及西陽王子明等

齊主之廢鬱林王也許蕭諶以揚州既而除南徐州刺史諶恃功干政所欲選用輒命尚書申論齊主聞而忌之以其兄誕弟誅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至是殺之并其諸弟及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

子誕諱蕭誕貞兄弟名

秋八月魏置羽林虎賁

凡十五萬人

書法 羽林自漢武始矣不書此何以書譏也於是置凡十五萬人

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魏以薛聰爲直閤將軍

魏主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侍郎郭祚請復修之魏主曰魏明帝已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孚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又善屬文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

不避彊禦魏主或欲寬貸聽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聽不能不憚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衆還直閤將軍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時政得失動輒匡諫而厚重沈密外莫窺其際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九月魏六宮文武遷于洛陽○魏以高陽王雍為相州刺史

魏主戒雍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冬十月魏詔州牧考其官屬得失品第以聞考異提要無品第二字當從之○十一月魏主祀圜丘

魏主引諸儒議圜丘禮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請前一日告廟從之

十二月魏班品令賜冠服

魏主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光禄勲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表曰聖明之朝理宜廉讓而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謂曰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校尉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

齊修晉諸陵增置守衛貲實 一統志云晉諸陵俱在應天府上元縣境内

書法 綱目於蕭鸞無取焉於是特書録小善也

○魏行太和五銖錢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命鑄之是歲鼓鑄粗備詔公私用之 集覽 鼓鑄當鑄冶之時扇熾其火謂之鼓鑄

書法 魏始用錢也終魏之世再鑄皆五銖可謂得輕重之中矣已酉年鑄永安五銖

丙子 齊建武三年魏太和二十年 春正月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

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

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及吏為六弟聘室而以前所納者為妾媵又詔以代人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勳著當世位盡王公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其舊為部落大人而三世官在給事已上若本非大人而三世官在尚書以上者皆為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皆為族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為首魏主與羣臣論選調李冲曰未審張官列位為膏梁子弟乎為致治乎魏主曰欲為治耳冲曰然則今日何為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魏主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司馬公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雖魏孝文之

賢而不能免斯獘也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集覽

衣冠所推　衣冠士大夫也推獎也奉也更為六弟聘室更改也為其弟咸陽王禧等六人改聘李輔穆明樂鄭平城盧神寶李沖鄭懿女

嵇　元和姓纂云嵇本山名在亳州嵇康其先姓奚會稽人後避怨徙居此山側因命氏焉

尉　姓也紆勿反

大人　代俗以勇健能理決鬬訟者推為大人

及姓　說文天子因生以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氏者所以別子孫所出也故氏本之書言姓即在上言氏即在下

為族　注見上

為姓高華　謂高門華族

魯之三卿　春秋魯之大夫仲孫叔孫季孫也皆桓公子孫故曰三桓哀公患三桓之彊三桓亦患公作難遂攻公

四科　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正誤

魯之三卿四科　郭若今按四科當指其人而言魯孟孫叔孫季孫世卿之貴不若顏閔等十人布衣之賢也

二月魏詔羣臣聽終三年喪

書法詔聽大臣終喪漢安桓之世各一書矣然皆六年而書復斷於是書魏詔羣臣聽終三年喪而終魏之世無改焉自上率之故也比事而觀得失可見矣

發明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後世乃斷其臣子終喪之理此何理也魏孝文能矯其弊書之于冊蓋予之也

○三月魏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

詔國老黃耇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詔諸州中正各舉民望五十已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集覽黃耇注見漢哀帝建平元年耆年耆渠伊反周

禮八十曰耆禮記六十曰耆音義曰耆至也至老境也鳩杖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守素衡門守素謂隱居而循守常分之士也衡門漢書注顏師古曰衡橫也橫一木以為梱貧者之居也詩陳國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萇傳云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文公傳云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令長本秦官名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書法不書養老何因宴及之也與古乞言之禮異矣故止書宴

齊詔去乘輿金銀飾

齊主志慕節儉故有是詔太官嘗進裹蒸齊主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皂莢以餘滓授左右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齊主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為侈齊主不悅後遇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主甚慚齊主躬親細務網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啟聞取決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親近憑勢互相通進南康侍郎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惟恭己南面而已齊主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齊主不顧而言他

集覽　太官案後漢百官志太官令一人掌御飲食左丞主飲食

甘丞主膳具湯丞主酒果丞主果餘滌滌謂滓也疑滌本作漉音狼狄反韻會注滴漉謂漉去而餘滴也元日上壽元旦日上酒稱壽大行酒也壞酒鎗壞音怪毀之也鎗楚庚反鼎屬也緯器曰三足溫酒器曲宴曲猶言私也天子享卿當用宴禮案國語親戚宴饗注賈逵曰不脫屨升堂曰宴

書法 書譏矯也觀顗胄移在此器之言則矯可知矣

魏詔漢魏晉諸陵皆禁樵蘇

書法 魏前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而不及湯武亦豈別有意乎今又詔漢魏晉諸陵皆禁樵蘇在漢氏則固無間然者若魏晉則操丕懿昭皆在焉何居雖然此皆歷代所不能行者而魏主能行之姑畧其小而取其大可也此綱目之所以特書

夏五月魏主祭方澤。秋七月魏主廢其后馮氏

初文明大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女入掖庭得幸未幾有疾還家為尼及太后殂魏主立熙少女為后既而其姊疾愈思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寵浸衰昭儀因譖而廢之后素有德操遂居瑶光寺為練行尼

魏旱

魏主以久旱不食三日羣臣請見魏主遣舍人辭馮且問來故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魏主使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寛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為庶人

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謀輕騎犇平城手刄道悅於禁中魏主大駭引見羣臣議欲廢之太傅穆亮太保李冲免冠謝帝曰大義滅親古人所貴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恒朔天下之惡孰大焉若不去之乃社稷之憂也乃廢恂為庶人置於河陽無鼻城以兵守之

書法

綱目書廢太子十有一皆無罪也未有書有罪廢者書有罪廢者宜廢者也惟魏太子恂書有罪廢唐太子承乾書謀反廢終綱目書太子罪廢者二而已

發明

廢太子非美事也若其有罪則亦未如之何矣上書廢后以失寵故故無罪可書此書廢

太子以悖逆故特書其罪不如是何以為輕重之權衡

冬十月魏吐京胡反州兵討平之考異此書討當作斁

魏吐京胡反詔元彬行汾州事討破之胡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不服彬請兵二萬以討之魏主大怒曰小寇何有發兵之理若不克者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身先將士討平之集覽吐京西胡去居去居吐京胡之人名也

魏置常平倉○魏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陸叡謀反魏主遣任城王澄討擒之

初魏文明太后欲廢魏主穆泰切諫而止由是有寵及魏主南遷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

往不樂泰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為恒州魏主為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為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為主頤偽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穆泰謀為不軌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彊為我北行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遂授澄節行至鴈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似勢弱既不相拒發兵非宜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繫獄民間帖然集覽中州猶言中原中華也代人代土之人也并肆汾石雲朔恒定等州皆古代也并肆二州名并本秦太原郡漢置并州唐為太

原府肆古楊津地漢置代郡魏為肆州隋改代州

質實

一統志云并舜之州名周封叔虞於此為唐國春秋時為晉國戰國時屬趙秦置太原郡治晉陽漢兼置并州東漢省入冀州三國魏復置并州晉為劉淵所據後魏仍為太原郡後周置并州總管隋復為太原郡唐初復為并州後改為太原府屬河東道宋初復置并州後改為太原府金改為河東軍元置太原路至本朝仍為太原府隸山西道肆後魏之州名為晉昌郡治所隋復立新興郡尋改置忻州取界水為名大業初州廢復立新興郡唐初為忻州天寶初為定襄郡乾元初復為忻州金屬太原府元改為九原府尋復舊至本朝以秀容縣省入改屬太原府

魏除逋亡緣坐法

初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

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八